

周刊评论

上三楼 报四楼

□李子禄(达县)

外出旅游住在一家旅馆的三楼。旅馆有规定:住四楼以上者可用电梯。个中道理我明白——为了省电。上三楼不坐电梯,锻炼身体也好,还能节省能源,这个规定在情理之中,我表示赞成。一次,同房间的一位旅友同我一起上楼,驾电梯的服务员问:“上几楼?”我答:“三楼。”可我那位旅友报四楼。没说的,报三楼者拒之门外,报四楼的他腾空而上。等我气喘吁吁上得楼来,人家捷足先登,早已从四楼下到三楼,我哑然失笑。

事情最怕联想。规章制度对老实巴交的人是规章制度,不敢也不会越雷池一步,而那些“机灵”人总是可以变个戏法儿破一破的。向上请示解决某个问题或报领钱物,本应实事求是,可有人偏不。明明需要1000,却申报1500,或是2000,即便上级批回的是1300,也是合算的。据说这种做法叫做“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一刀”,这“一刀”之下就可以做文章了。招待来人规定“四菜一汤”,本意是不要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这也有招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四菜”,四个大盘,每盘四样菜,四四一十六,外加一个火锅汤(夏天也可能是什么别的汤);规定不准喝酒,酒可统称为饮料。可不是吗?“饮料”比“酒”的外延大,你能说茅台、五粮液不是饮料吗?符合逻辑;规定不能滥发钱物,有的也能巧立名目,什么毛料“工作服”、高级变色镜、毛皮手套、皮鞋等都可以视为劳保用品。总之,还是那句老话,“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就是了。

当今正值改革深入之年,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新规章新制度也应运而生。有人存心想点“对策”钻改革的空子,得逞者有之,摔跤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谈及这种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确实害人不浅,但有些人并没有酿成大错,你就像“豆腐掉进灰坑里”,吹不能吹,打不能打,有什么办法?我说有:综合治理。说综合,至少要有三个方面:自己自觉,同志帮助,制度监督。还是拿“上楼”来做比喻。若是我的友人明了旅馆规定的意义,自觉遵守,岂不善哉;我要是及时提醒旅友不能这样做,兴许能引起他的注意(若是重大原则问题,则应坚决制止);旅馆明确规定乘电梯者须出示住宿证或会客证,也能使那些不自觉者望而却步。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在塑造人们纯洁的心灵,提高人们的觉悟,建立新型的同志式关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项制度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这些都在促成良好风气的形成。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再好的比喻都是蹩足的。上楼乘电梯一事,似有小题大作之嫌。偶然有所感,姑妄言之。

东湖夕游

□冉长春(达州市)

东湖桥头独登舟,吟罢屈子吟春秋。但有黄叶入旧船,却无陈酒解新忧。半丛顶竹任鸟戏,一湾清水逆虾流。管它日落波渐起,我唱大风歌不休。

秋梦

□蒲小莉(达县)

雨正稠密,无限拉长往事的背影薄如蝉翼你已隐没,州河两岸梦,藤蔓般继续生长摇曳的芦花已然憔悴,不成人形我开始讨厌做梦梦境中的你,像妖孽一次次用温柔的眼神挫伤我那些美好,如芒刺一直在黑暗中冲突诗句越来越暗哑忧伤或者一闪即逝的喜悦正被岁月静静地啃噬州河还在,秋雨也正浓前方所延伸的薄雾萦绕在尘世里,裹住我不松也不紧



叫卖 (李海波 摄)

编辑 叶向东

守望安静

□任文锦(达县)

秋意渐凉的黄昏,西山的林场十分安静,没有松鼠的影子,也没有鸟儿的鸣叫,夕阳斜斜的照进树林,化作一方方斑斓,像是一簇簇涌动的暗火,吞噬着残存的枯黄。那些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在荒草之间,这是萧瑟秋色中涌动的生命的鲜活。世界在这里安静了,整个森林也那么幽幻空灵,这安静让我听到徐徐传来的松涛,看见自己的赤裸的灵魂。

欲望总是需要牺牲去实现。我们渴望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后毕其一生去追逐,却忘了生命本来的意义,丢下宝贵的尊严,却忘了温暖的亲情,失去了平淡的欢乐,在失败中煎熬,在成功中浮躁,当人生步入黄昏的时候,才发觉我们已经走的太远,失去的太多,在匆匆寻觅的过程中,我们又失去了那份执着带来的厚重。也许临终的时候,自己也无法判定这一生的对错,因为没有哪一件事可以让你觉得安然,没有违背自然法则和善良美好的意愿。

我们渴望有一段可圈可点的爱情,不希望很经典,不希望很唯美,只是希望可以很真实,可以身心触及的浪漫。于是有了很多义无反顾的付出,有了长相厮守的期盼,总是希望收获的可以和付出一样多。但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那些甜美变得支离破碎,小心地,一点点拾起,却总也无法拼凑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都有爱的意愿,但我们缺少爱的能力,至少是没有正确地评估自己是否可以承担那份厚重和付出。受到伤害,是因为自己的付出太多,还是收获不够?

每个人都拥有一样多,这就是上帝的平衡法则。苍鹰不能遨游大海,却可以搏击长空;流水不可以堆成高山,但是却可以润泽万物。有辉煌的事业,婚姻可能一塌糊涂;事业婚姻两全其美,但可能子嗣不济,婚姻事业都很失败的时候,你一定会拥有宝贵的友情、亲情。每个人的幸福指数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布不同而已。



一切,净如镜面呵! 背后是温和的灯火,老家的气息,是安于记忆或遗忘的脸。 炊烟,像睡过头,屋檐正雪下腰。 猫在当下的走动 似有加重生活之嫌,而「吱呀」声 守候不期而至的发现。

老家

□符纯云 文/图

山影苍灰,雾浅白。 深秋的山坳,藏有厚厚一叠 黄金的光线。

细雨,再一次翻动, 微尘的絮,草木的数落,瓦片的 低垂,或不安。

线上,终于感受到了桥的分量——连绵起伏的群山,那些从群山上奔波而来的石头,一块、两块、三块……让桥基从江的两岸不停地生长,拔地而起,渐渐合龙。修建者们目标也许是让桥身高高隆起,远离江面,远离汹涌的波涛。修建者也许更多地注重了桥身的安全与坚固,而忽略了桥体的优美。

也许正是这种“忽略”,才造就了桥身独特的拱高美。

我喜欢这样的拱高,站在它的顶端,我也终于站在了巨擎相交的拳头之上,有了向天地问好的气势。正在此时,两位白发老人一前一后从桥上走过。他们那稳重的步伐、安然的神情、微微有些驼起的背影,都在讲述着他们多年来与桥的故事。我的思绪有些飞扬了,我有些相信那个传说,与心爱的人,走这样的桥,会一生一世相爱。从江两岸弯向对方并紧紧相抱的巨臂,难道不正是架起了一座通往生活的连心桥?就像我们紧紧地扣紧另一半的手,生活自然坚固美好。

高拱桥的美,它有着架于空中的气势,也有着牛郎织女般永远相守的爱情缠绵。

高拱桥下没有波涛汹涌的江面,只有涓涓细流;桥下明月江的两岸没有险恶的地势,只有普通人家的住房。如果你要去观景,我劝你早早地停住脚步,那儿只有一座形式特别的石桥。

但我以为,赋予高拱桥“彩虹”的美称,名字不为过。

彩虹桥

□李佳君(达州市)

听说“彩虹桥”,名字很美丽,并且就在达州,我有些神往。

一位朋友告诉我,去彩虹桥,要带爱的人一块去,牵着手,走过桥,就会一生一世相爱。我不相信这样的话,但我喜欢这样的“传说”,我是带着虔诚的心前去瞻仰的。

从达县南外出发,沿着河边公路逆流而上,过亭子镇,前往大风乡,便来到了传说中的“彩虹桥”。

早在网上见过它的照片,桥体直立,桥身宽阔,形成虹拱,与波光粼粼的河面相映成趣,神似天上的彩虹。

其实,彩虹桥,只是网友们取的美名罢了,它真正的名字,叫高拱桥。

高拱桥,这名字形象、生动,朴实而准确。站在与它相伴的另一座公路桥上,我一睹了它的全貌。我看过许多的石桥,它们的拱,就像一个椭圆,卧于河面。而高拱桥的“拱”,却把横卧的椭圆直立了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里双手拱着问好的手势,高拱桥的拱形,就像伸出的两只手抱在一块,与人问好。可是,桥跨江面,江卧群山,在这广袤天际之间,这双抱着问

好的巨大手臂,谁能有资格接受这样的问候呢?

高拱桥的拱,还让我想到了用毛笔字写出的另一种“人”字,它没有匍匐于河面,它有着拱的弧度,却不失直立的尊严与刚强。

来到桥头,约十米宽的石梯桥面上,石缝里长出星星点点的野草,点缀着因岁月磨损而失去棱角的石头。石梯陡峭,条石横卧,两侧的桥栏也用条石竖摆而成,显得随意自然。拾级而上,能与一个人的一生对话。我分明看到一个小孩,拽着大人的手,爬过石梯;他渐渐长大,从桥上追逐而过;他已长大,从桥上去迎娶新娘;他开始匆匆忙忙地从桥上走过,去了为了生活而奔波;他已渐渐变老,在桥上走走停停,甚至停下来,在夕阳中,望着流逝的江水,或遥远的群山,或高远的天空。

拾级而上,还能与一段历史对话,我分明听到了呐喊声,奔跑的脚步声,拾级而上,还能与岁月对话,我分明感受到了阳光的灼热、雪的冰凉。

上到桥顶,两个平面展现在我的眼前。平面的交界线,便是桥的中心线。我缓步在中心

屋后年年一树枣

□譙义三(宣汉县)

老家对面不远处,以前有个枣树坪,长着几棵高大的枣树。儿时,每到秋天来临,我和小伙伴们就会用竹竿去打脸儿还没发红的枣子。大集体生产时,有人说枣树荒地,就给砍了;再后来,枣树坪上便建起了新楼房。枣树坪那个名字就渐渐地从人们嘴里消失了。

现在,村里枣树不多了,除了老屋头一家有棵不起眼的小枣树外,邻近的几个院子十多户人家就只有我家屋后那棵大枣树了。我老家屋后是平缓的梯田,视野开阔,枣树虽生长于屋后,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挺拔高大,一眼就能看见,所以远远近近都知道我家屋后有一棵大枣树,而且结的枣子又大又甜。每到枣子还没全熟时,左邻右舍的大人和孩子们就会爬上树去摘,或站在树下用竹竿打。

枣树在我家菜地一角,高有两丈多,枝繁叶茂,自然荒地,但我们从没动过砍掉它的念头,特

别是母亲与枣树的感情尤深,不仅是它年年都能奉献一树枣子,还因了它曾陪伴着母亲度过了多少难忘的岁月。

1959年国家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我刚进城里读初中,父亲在本大队卫星排当排长,回家时少,两个妹妹在家饥饿难忍,母亲更是枯瘦如柴,她多少次站在枣树下,盼父亲,更盼救命粮!

“文革”期间,山城武斗最为惨烈,身为生产队队长的父亲也被当作“当权派”遭到了生产队造反派的批斗。母亲后来对我说,将近半年时间,她一有空就站在枣树下,望着我回山的方向,流了多少的泪!现在母亲的眼睛不大好,就是那时站在枣树下想我泪流多了而造成的。

通往老家的公路硬化前,我进出山里大多是走路。每次离家,母亲总要站在枣树下,直望着我走到看不见了还久久地不肯离去。结婚后,就是妻和母亲站在枣树下目送我;有了儿女,枣树下

则多了孩子们的身影。

我对枣树的感情也不薄。只是多年在外地谋生,平时回家机会少,枣树啥时开花结果都不晓得,枣子红时我也不在家,没法吃到山里的鲜枣,能吃到的只是母亲和妻留给我的干枣儿,虽甜甜却没有刚下树的枣儿口感好。有一年快暮春了,满眼青枝绿叶,我因事回家却吃惊地看到我家屋后那棵枣树还是光秃秃的。我还以为它会干枯呢。等到暑假回去时,又欣喜地看到了满满一树青枣。我觉得枣树的性情与别的果树不同,便写《枣树的性情》参加《作文》杂志全国征文大赛,不仅获了个教师高中组二等奖,还刊登于《作文》月刊。

山里空气清新,无污染,而雨后的鲜枣更爽口。多年来,我只吃到两回鲜枣,都是因父亲的生日。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有一年恰好与国庆节同一天。学校放假,我得以赶回山里,

我是一块蛮荒地

□天歌(河南许昌)

上了高三,心绪彷徨的我,成绩直线下滑,由前几名一下子落到了二三十名。我的异常惊动了四十开外忙于劳作的父亲,可以想见,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何等的震惊。他一定是扔掉锄头,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掸掉身上的灰尘,抹一把脸上的汗渍,理一理拉碴的胡子,就骑上那辆大金鹿自行车,一路风驰电掣地赶来了。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盘算好怎样回家向父母交代,父亲已经站到了教室的门口,满脸的疲惫与苍老。父亲的震怒里夹着悲伤,如一棵干枯的庄稼。我霜打茄子般,在父亲面前溃不成军。

父亲没有跟我几句话,问明了班主任的住处,让我卸下车架子上的一箱苹果,跟他一起到班主任家。知道来意的班主任邀请我们进屋,但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那箱苹果。苹果是自己家果园里的,每一个都经过父亲亲手挑选,红彤彤金灿灿,而父亲的脸也如同那一个个红苹果一样,谦卑得满脸通红。

中午,父亲在学校不远处的一家颇上档次的饭店叫了一桌饭菜,我现在推想,这可能是父亲在老家以外的地方第一次请客,也是唯一一次。不为别的,只为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因为即使家里光景好时,父亲也是没舍得自己抽一根卷烟,喝一瓶好酒,他平时抽的烟是集上零卖的烟丝,喝的酒是散装的地瓜烧。

不善言辞的父亲说了很多话,喝了很多酒。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无非是感谢老师的教导;酒也是实心酒,让老师严加管教,能让我这根木头砍出根好檩子,能光耀门楣。

父亲喝醉酒的时候很多,寒冬腊月里,迎头送往,有时沾酒就醉。但那次喝了不少酒的父亲却没有醉,没有在儿子面前失态,该说的话说了,能尽的力也尽了。用父亲的话说,我现在就像推车上坡,已经到了半山腰,松了劲,只能连人带车滚下坡。多少年来,回想一下,自己真的就是一头拉车上坡的毛驴子,不知天高地厚,到了半山腰,忽然泄了气,心急了,意懒了,任着劲往下滑。是父亲用肩膀扛住了下滑的我,硬是把我连人带车推上了坡,自己却留在了原地。

父亲留给我的印象,记忆里似乎永远是那个卷起裤脚,汗涔涔、急匆匆赶路的笑的样子。有时我想,我与父亲的关系,其实很像父亲与他操持了一辈子的的一块地的关系。只不过,我这块地是一块荆棘遍布的蛮荒生僻地。父亲一锹一锹地把我翻遍,整平,划上垄,撒下种子,然后施肥、浇透水,只等着丰收在望,自己却在一个鸟声如洗的清晨或是艾草清凉的黄昏悄然而去,一去就没再回来。

一地的庄稼,一生的落寞,无尽的悲伤。月光升起,月华洒满了庄稼的叶子,露水沾满草丛,那不应只是清露,更应该是庄稼从心里流出的温热的泪。



劳动之歌 (张经宏 摄)



不囿于地域 不推敲关系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生活周刊

雨后放晴,侄儿上树摘下了一面盆还带有水珠的枣子,所有的人都在争抢着吃,我也吃了个痛快。应该说,我家屋后那棵枣树的枣子多年来都是乡邻们共同享用了的;即便他们不主动上树去摘,母亲和妻也会叫他们去摘或摘下后分送给了他们。

前几天,妻回山里去给父亲操办生日,昨天回城里来时背了一大包枣子。妻边解开包边兴奋地说:今年枣子结得多,来吃生朝的亲戚都带了枣子回去,又给邻近的大人娃娃送了些。昨天下雨,我看枣子上还有水,有全红的,有红了大半的。看着可爱;咬一口,甜在嘴里,也甜在心里。除留下一部分自己吃外,我还送了一些给我的老师和友好。

今年暑假没完,我就离开了老家。那时我特地望了望,枣叶很密,好像没看到有多少枣儿,想不到有那么多! 边吃枣,边在想,枣树也真特别: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时,别的树都争着发芽长叶,它却异常地冷静,真个不事喧哗;别的果树,如柿子、梨子和苹果,还没长大,哪个没早早地在向人们炫耀?而枣子不要说在生长期间,就是完全熟了,依旧怕羞似地躲在绿叶后而不肯抛头露面。

由此,我于喜爱中对枣树和枣子又多了一份敬重。